



第一眼井

豫 剧

茹 明 编剧 炳 善 修改
吉 申

河南人民出版社

時 間：1956年春夏之交。

地 點：河南一个合作化的農村。

人 物：

李紅英：女，25歲，社長。（英）

王振中：50歲，副社長。（王）

王妻：50歲，王振中的妻子。（妻）

天喜：王振中的兒子，19歲。（喜）

青花：女，18歲，天喜的對象。（花）

來吹牛：王振中的女婿，社里的副業組長，30歲。（牛）

李有：青年社員，19歲。（有）。

李貴：社員，35歲。（貴）

男甲、乙，女甲、乙，其他羣衆。

紅英的婆母：50余歲。（婆）

第 一 場

（歌声：春天到來滿地青，
社里打井要動工，

· 打出地下清泉水喇，

棉糧丰收有保証！

〔幕開，王家院內。天喜正興奮的安洋鍬把。〕

喜：（唱）小斧頭、拿手中，安好洋鍬去打井；

這把洋鍬尖又亮，要与那石頭來交鋒；

不怕它石頭旦子多又硬，管叫它泉水開花往上涌，

〔天喜高興的察看洋鍬。青花喊着上。〕

花：天喜，天喜！你怎么還不去呀？成立青年突擊隊，就等着你哩！

喜：我剛安好洋鍬，你看！（把鍬插在地上。）

花：哎呀，快點吧！

（唱）青年小伙把你等，七咀八舌鬧哄哄；

這個說、那個講，都說你這人慢騰騰；

又是推、又是擋，叫我親自把你請；

一出門他們就哈哈笑，也不管人家難為情！

喜：（唱）他們越笑咱越高興，再笑我也不臉紅！

花：誰跟你一樣，臉厚的跟城牆一樣。快走吧，都等着
你選隊長的。隊長一選，咱青年突擊隊就開工打井
啦！

喜：好，趕快把井打出來，叫那些老保守看看！

花：（撇咀）別說人家啦，你沒看三叔呀！

（唱）三叔樣樣他都懂，莊稼活上數他行；

就是光憑老經驗，提起新事他不愛听！

喜：唉，碰住這老哩，有啥辦法？

（唱）我還沒有說一句，他就罵我瞎逞能。

花：（唱）一個人發急也沒用，性急啥事也辦不成。

喜：（唱）任憑你把咀說破，他總當成耳旁風。

花：（唱）三叔是個鄉干部，思想慢慢會打通。

喜：（唱）他一人擋不住大家事，打井計劃要完成！

干脆，把拖拉機開過來，地邊一平，界石一扔，拖拉機
“嗡嗡嗡嗡”……看他們通不通？

〔王妻着圍裙自後院上。〕

妻：喜兒，你“嗡嗡”啥哩？（見花，親熱的）青花，啥時候來啦，你坐那兒，我去把飯端來！

花：三嬸，你別端啦，我來是叫喜哥去開會的。

喜：走吧，青花！

妻：看你急成啥？青花來了，就不讓她多坐一會？

花：三嬸，這又不是外人，俺還要開會，成立打井突擊隊哩。

喜：走吧，走吧！（至門口，急折回取畚。）

妻：飯還沒有吃，你拿洋鐵做啥？這把洋鐵算是成了你的寶貝啦，啥時候都不離手！

花：去地打井了再拿吧！

喜：（放下畚）走，走！（拉花急下。）

妻：〔朝二人去向出神。〕

（唱）天喜青花情意深，叫人看了喜在心；

這閨女真能娶到我家門，小天喜真成了有福的人。
哪！

（轉身，見畚，拿起撫摸一下，又放下）嘆，打井，打井，這些天社里老老小小，心思都用到打井上啦！

（唱）為打井社里開會半月正，為打井他輩倆爭得領子紅：

天喜說一定能打好，他爹說一定打不成。

端着飯碗還抬杠，我說干了咀唇，他們還不聽。
要是水井能打成，東坪地變成了聚寶坑，
種上五谷能增產，種棉花遍地開得白生生，
紡紗織布多方便，賣了錢另用也現成；
——誰知道打井到底行不行？

〔王振中上，一下坐在凳子上，長出一口氣。〕

妻：哎呀，怎么這時候才回來？啥事这么忙？

王：……（抽悶烟，不答。）

妻：端飯吧？

王：（正要回答，一眼瞅見洋鐵）這是誰把洋鐵拿出來啦？

妻：喜兒拿出來的。

王：看你把他慣成啥樣？洋鐵放在西屋，擱的好好的，啥時候又叫他翻騰出來啦？

〔把鐵又藏起來。〕

妻：扒明起早就到地里去，這是又跟誰生氣呀？

王：扒明起早？我這個副社長不扒明起早，多操點心，莊稼就更不知道要弄成啥樣啦！

妻：咋啦，出啥事啦？

王：（唱）自從冬天社擴大，里里外外二百家；
莊稼侍候的不一樣，有的好來有的差；
南坡上麥苗才四指，荒草倒要埋老鴉……

妻：趕快鋤鋤薅薅，也不算晚哪！

王：（唱）如今興些新道道，大家跟着瞎吵吵；
放着莊稼不拾掇，偏到東地把井淘。

妻：紅英不是常說，打井能保證豐產還能種棉花嗎？

王：紅英，紅英，你也跟着拾她的話把兒！

(唱)紅英这妮太任性，当了社長更逞能；

非要在东地去打井，好說歹說她不聽。

妻：(唱)叫我看这孩子怪机灵，說話在理人愛听；

打井也是为羣众，为这事熬的她眼通紅。

王：：(不屑的)哼！……

妻：就是打不出水，你不会跟人家好好商量，也不用生这麼大气呀？

王：(厭煩)算啦，不用你再給我上課啦！

妻：好，我不管！……唉，喜兒还不回來！

王：餓了他自己就知道回來啦。

妻：看你說的，一點也不心疼孩子。

(王妻走到門口向外看，天喜唱着歌進來，碰个照面。

妻：这孩子，看把我碰死啦！

喜：爹，青年突擊隊組織起來了；媽，我当上突擊隊長啦！

王：(不高兴)好，有本事，回家誇官來啦。哼！……

喜：爹，一提打井，你就——(眼光找爹)噢！(找)

妻：喜兒，你找啥？

喜：我把洋鐵放在这兒，怎麼轉一圈就不見啦！

妻：洋鐵？……(王瞪她一眼)吃了飯再找吧！

喜：(疑惑的望望他們)不行，我得找着。

(喜急找，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一个小茶碗。王振中拾碎碗往一起对，但对不住，向喜惱怒的看一眼。

王：(唱)小东西你不成材，里里外外你胡鬧台；

小茶碗本是我心中愛，叫你摔得对不起來！

喜：爹，不要緊，井打成了，棉花丰產了，我給你買一套新的！

〔喜向后院找去。王气的說不出話。〕

妻：喜兒，喜兒，你別把東西給我翻騰亂了！

〔來吹牛上。〕

牛：三叔，三叔！

妻：喲，他姐夫，你來啦！看你慌哩，快坐，我給你倒茶。

牛：嗯，嗯，你別忙啦，我有要緊事。（對王）三叔！

王：啥事，吹牛？慌成那個樣子！

牛：三叔！

（快板）今天我趕集去到縣，公家的貨擺了一大片；

咱拉上几趟轉一轉，保險能掙來大筆錢；

只要咱多抽十輛車，外交由我自己辦，

叫三叔，你看看，這事可干不可干！

王：看你說得云天霧地的，到底是咋會事呀？

你是副業組長，你不知道咱社的副業計劃？，安排得好好的，那能隨便抽人抽車呀？

牛：三叔呀，這時候可正是個好機會。人家都在忙着打井，咱不能趁這機會撈它一把？三叔，咱把副業計劃給它擴大一下，不說多了，只要能多抽十輛車，出去拉它三個月，一輛車一天至少掙它四塊多，三個月就是四九三千六百塊呀！人吃牲口用，能化幾個？大不了，一天五塊錢，頂的跟鉄楔一樣，五九才四百五。開支化消都除外，下余三千一百五十塊呀！咱社就按二百個勞力來計算，每人干吃淨拿十五塊。三叔，這能抵住二畝地的收入呀！

王：（划算着）要是能辦到，可也不賴……

牛：三叔，那錯不了。你想想，這三千一百五十塊錢，能買

多少东西？

王：要真能挣这么多钱，倒也能买些东西……

牛：三叔！

（快板）前天我到县上，供销社内看端详，

才到了一批货，眼看着要卖光：

双铧犁新出厂，圆盘耙几百张，

自行车晶晶亮，收音机四方方，

订书机无其数，玻璃镜明晃晃，

大白鹅嘎嘎叫，小花猪笼里装，

看了眼花乱，不买心里慌。

咱转了高级社，应该有个新气象，

土里土气不像样，一切设备要排场；

双铧犁买它三十部，圆盘耙买它四五张，

统统换上新农具，老农具一律入仓库。

自行车买几辆，骑几圈多漂亮，

玻璃镜摆桌上，太阳照明晃晃，

大白鹅满地撵，小花猪圈里养，

再买上两架收音机，

小木槌一摔，“吱吱哇哇”把戏唱，

——看这排场不排场？

（夹白）三叔！

十辆车你交给我，我再出去跑几趟，

大笔钱赚到手，这些货我办妥当，

要是不多抽十辆车，

这些好东西咱干急一样也买不上！

王：就是行恐怕也通不过。

牛：你不要三心二意的，只要你向社員發動一下，一定能通過。

王：唉，你不知道，這時候紅英她們正瘋着打井的，要拉磚、拉料，車會閒着？光紅英就會不同意。

牛：嘿，打井的事，你不通，紅英就交給社員大會討論。你也是個副社長哩，多抽几輛車，就不能叫大家也討論討論？
〔天喜上，剛聽見末尾兩句話。〕

喜：怎麼，想多抽車呀？我先不同意！

牛：老弟，你怎麼不同意？

喜：打井這麼忙，你想往外多抽車抽人，那會行？

牛：咋？這抽車拉貨，我還不是為的大家？

喜：為大家？我知道你想干啥的？

牛：你說我想干啥？

喜：想干啥，打井可沒有到街上跑跑逛逛、吸根煙卷自在！

牛：好好好，老弟，你算把你哥說的一文也不值了。按你說，好像我是為個人打算一樣！

喜：不是為個人，就是做慣小生意了，總喜歡想點子賺綽錢，把農業生產給扔了！

牛：好好，你這一說，我這副業組長只好閒着。

王：這孩子，和你吹牛哥吵啥？還不快吃了飯做點活！回家來不是翻騰，就是吵架！

喜：（嘟囔）像這樣下去，有吵的！（喊）媽，洋鐵到底擱哪兒啦？後院、東院都找遍了，到處找不着。它會扎翅膀飛啦？

王妻：（內聲）唉呀，你這個小東西呀，你不會到西屋去找找？

〔天喜急下。〕

牛：三叔，你別生氣，我兄弟的脾氣，我還不知道，能跟他一樣？三叔，咱還是談咱的正經事吧。你說說，多抽十輛車到底行不行？

王：你急什麼？等一會和紅英商量商量……

〔天喜拿鍬，往外就走。〕

王：（起身）喜兒，你上哪兒去？

喜：打井，還會上哪兒？

王：（奪鍬）你給我把鍬攔這兒！

喜：爹，你这是怎麼啦？打井用用，還能用壞了嗎？

王：你這孩子，這麼任性。東坪地不能打井、不能打井！給你說多少遍，你就是別着那犟勁不聽！

喜：爹，社員大會不是通過了嗎？俺這是帶頭執行決議呀！

王：帶頭，帶頭，白搭工夫的事，你也帶頭嗎？簡直瞎胡鬧！

喜：爹，你就会吵我。社員大會已經作了決議，你不叫我去，井就不打啦？怪不得人家說你“保守”。

王：（氣）你會給我扣帽子！好，我“保守”！來，你教訓教訓你爹吧！

妻：（上）又吵啥哩！又吵啥哩！（先把王拉在一邊，又對喜）你爹成天為社里操心，你還說話氣他。把洋鍬放下吧，啊？（喜不動。）唉，真沒見過這爺倆，都是犟不夠！

王：你做你的飯去吧！

妻：好，我不管，叫你們把房子吵塌了我也不管！（下）

牛：（對喜）老弟，你這種積極勁兒，誰也贊成。一肚子墨水，能寫會算，這方面真比你哥我強。可就是說到

莊稼活上，還得多听听三叔的話。常言說：“不听老人言……”

〔天喜不听，又拿鋤要走。

王：（夺鋤）不准你去！

〔門外紅英喊：“天喜！天喜！”王聞声松手。

英：（上）天喜！青年突擊隊都在等着你，怎么还不快去呀？

牛：喲，社長來啦？

英：（看着他們，開玩笑的）喲，你們是爭着去打井，爭惱啦？

喜：哼，爭着去？……（過一邊）

〔王也走到另一邊。

英：天喜，你又和三叔鬧了吧？

牛：真是沒大沒小，叫誰也生氣。

英：三叔，天喜還是小孩脾氣，你可別跟他一樣。

王：（唱）紅英紅英听我講，天喜這小孩太逞強，

提起打井就跟我嚷，把打井說的像吹糖，

我還沒有說一句，他瞪眼蹣腳跟我犟！

牛：（唱）天喜入小心聰明，就是犯點急躁病，

說話就像“三眼沖”，也不管人家听不听。

喜：（唱）就說我有急躁病，打井增產是正經，

我有毛病自己改，不叫打井算不成！

英：（解勸）天喜，三叔，打井的事雖說作了決定，有意見還可以好好商量。這是全社的生產大事，不能急躁，大家多在一塊研究。

王：紅英，提起社里的事啦，我得說兩句。

（唱）清早我到南坡地，見那地叫我愁心里；

草兒高、麥苗低，再不鋤可就來不及；

這是生產上大問題，咱得早早拿主意！

英：（唱）咱們擴社時間短，各樣的事兒有萬千；

怪我管理沒經驗，抓打井、却把鋤苗丟一邊；

這件事一定要解決，看三叔你有啥意見？

王：鋤麥要緊，還是把打井放下吧！

英：不，為了全社長遠的好日子，生產不能丟，打井也要抓！

王：那，生產、打井都得抓，能顧得過來嗎？

英：咱們正副社長，可以分工。

王：這麼說，還是非打不行？那我還有啥意見！

英：三叔，咱們還得听听羣眾的意見呀！

王：紅英啊！

（唱）東坪地、石頭硬，要想打井萬不能；

當年地主崔道英，他想要在東地打眼井；

又請先生看風水，又在四鄰雇短工；

一升石頭三升錢，打了二年沒打成；

如今要打井、不是小事情，花了錢、搭了工，

末了落個干水坑，到那時，羣眾埋怨、上級批評！

英：三叔要是怕落埋怨，這樣吧，回頭咱在社委會上提出來，你先領着生產隊搞生產，我帶着突擊隊打井！

王：不行，這不是咱們兩個人的事。咱都是幹部，不能眼看着錢也白化了，工也白搭了，叫社里填這個黑窟窿！

英：三叔，你總怕井打不成，你想過井打成了，能增產多少糧食嗎？

王：“做夢吃星星——想頭不低！”

英：三叔！

（唱）打井虽說費些工，为的長远好光景；

这一片都是山坡地，常因为天旱鬧年成；

想靠着老天來下雨，那才是“做夢吃星星”！

提起了当年的崔道英，他与咱今日大不同，

科学道理他不懂，听信風水先生瞎咕嚕；

他不日欺压老百姓，打井誰不磨洋工；

別說他打了二年整，就是三年也打不成。

如今咱們要打井，，早把地勢調查清，

再三研究定計劃，羣众通过要实行，

社員們大家都出力，打井怎会打不成？

喜：爹！

（唱）解放前人窮地也瘦，如今土地要改良，

往年有力沒处使，到如今有鋼就使在刀刃上；

你別光翻老皇曆，老經驗办不了新農莊！

王：（瞪他一眼）就你的話多，打井不是吹糖人哩——一吹就是一个！

英：三叔，东村离咱这兒才一里地，他們打那井，就有兩丈多深的水。

王：這話可不能全信。怎么一下子就打了兩丈多深水？

牛：社長，你听錯了？大概是打的井筒兩丈多深吧！

英：离咱这兒才一里地，那会錯了？李貴，李有，誰沒有去看！

王：就是不錯，咱这村也比不上人家！

牛：那是当然嘛！

（快板）人家那村，靠河兩岸，

几道小溝，淨是水泉，

要說土地，几百畝平川，
要說土質，沒有石卵，
既是重點，又有經驗，
打个小井，沒有困難。
咱和它比，不大一般，
東邊青石山，西邊黑石山，
南邊石谷山，北邊鳳凰山，
東西南北都是山，
只有東地一塊小平川；
小平川，土質亂，
青石板，卵石蛋，
大小石頭連成片；
咱這裡要想打成井，
就好比雞蛋碰大山！

（夾白）把頭碰破了也打不出水來！

英：（唱）吹牛你不要抽底板，那有你說的那樣難？

你就說它成鐵山，咱有几百好社員，

只要大家決心干，高山也能變平川！

喜：（唱）石頭硬，石頭堅，咱有洋鎚和鋼千！

那怕它石頭硬如鐵，咱也有決心開鐵山！

王：（唱）打井誰說不贊成，要看土質行不行；

去年給老陳家打墓坑，一丈多深就打不成；

塌了土把天亮頭打破，害了一月還有零；

如今打井得好幾丈，有水沒水還摸不清。

英：三叔，你說沒水？咱就拿東地後邊那二十畝地頭來說，

天一下雨，泛水就一股一股跟小趕杖一樣，往外直冒。

南窪溝下邊，小河水“嘩嘩嘩”流着。咱這一道川里，和外社的地只隔一道犁溝，人家都打井了，難道說就單單撇咱這兒沒有水？

王：北邊大山根下，大石頭明明露着，那能有水？

英：老人常說“山高水高”。從水綫上看，北邊是大山，東西南都是土嶺。大山下邊一定有水。就是有點天棚石，我們也能……

喜：社長，有點石頭怕啥？咱有洋鎚。真不行咱用鋼千。遇見青石，就放炸藥炸，那才快哩！

英：三叔，你看怎麼樣？

王：我看還是慎重研究一下。

牛：是嘛，小心無大差呀！

喜：社長，走吧。像這樣，說到明年，井也打不成。

英：三叔，你想想吧。反正社員大會也通過了，井是要打的。

王：好好，你不聽，我也沒辦法。可是話說到頭里，要是打不出水來，別怨你三叔沒有把話說到！

英：三叔，放心吧。我一定負責帶着大家，把水打出來！
（欲行。）

妻：（上，見英）英，英！你不歇會兒再走？（拉英手）開會呀，打井呀，看把你累的瘦下去一把！三嬸忙的也顧不上你啦，孩子在家咋樣？

英：不要緊，三嬸，有俺娘抱着哩。

妻：噢，那還好。

喜：（拉英）社長，走，走，走吧！

王：喜兒，你不要去！

（喜拉英走遠。）

妻：（赶上兩步）你不吃飯啦？（無人答应）唉，这孩子！

王：（生悶气）唉！

牛：叫他們碰一碰，吃點虧就知道了。三叔，抽車問題到底咋办？

王：（厭煩的）以后再說吧！

〔鑼鼓声响起，同時也有人在吆喝着：“走啊，打井去呀！”“社長、隊長都來啦，走吧！”三人向門外望着。远处有歌声。

牛：三叔，你听，他們真干起來了！

王：唉，这些孩子！（急走）我看看去！

（幕落。）

第 二 場

〔兩天以后。

〔在打井的歌声中幕啓：田野，左方一棵大樹，樹下插有“向自然進軍”大旗一面，右边露出井架一角，井懸有小紅旗一面。

〔場上，紅英与其他青年社員們隨着歌声的節奏而拉繩，倒土。紅英領唱。

合唱： 咱們拉呀——往上拉，
 咱們甩呀——往上甩，
 咱們拉呀，
 咱們甩呀，
 拉拉甩甩土上來！（倒土。）

鉄鍬利，洋鍬快，
石片土塊全挖開，
滑輪轉得呼呼响，
滾滾黃土翻上來！
打出地下清泉水，
不怕老天鬧旱災；
千年古樹万年槐，
今天要它把鮮花開！

〔打井者隨着拉繩的動作而退入幕后。歌声漸隱。青花担水上。〕

花：（唱）一片苗兒青又青，滿耳的歌声多好听；

我这里急急忙忙把茶送，挑起桶兒快如風。

· 你看那大紅旗嘖嘖啦啦風擺動，！要向自然作斗争
那一傍，井口上，拉的拉，送的送，
你倒土，他拉繩，拉拉送送，倒土拉繩多高兴，
人人都要爭英雄！

女社長，李紅英，滿頭大汗手不停，
干着活——还把旁人來鼓動，真不愧模范之中头
一名！

要不是叫我把茶送，我也要跟大家爭一爭！

这边瞅來那边看……咦！怎不見天喜在拉繩！

（放桶，喊）紅英姐，茶送來啦！

（內声：“喝水去，走！”

（內紅英声：“輪着喝，第一組先休息，第二組繼續干；
咱來个人停工不停！”

（內声：“好，走，輪流休息，輪流干活！”